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資料叢刊

近代世界地理志

34



鳳凰出版社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資料叢刊

近代世界地理志

34



鳳凰出版社

第三十四冊

戰後世界政治地理 劉君穆 編 民智書局 民國二十三年 一

世界戰略地理論 莫勒·賴奇曼 著 潘煥昆 譯 時與潮社 民國三十三年 四七一

戰後世界政治地理

劉君穆 編

民智書局

民國二十三年

輝煌世界新世紀

經濟學

社會學

民國二十三年

民智時代叢書之一

劉君穆編著

戰後世界政治地理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民智時代叢書

劉君穆編著

戰後世界政治地理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戰後世界政治地理

每冊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編著者

劉君穆

印刷者

(上海塘山路九二六號)
民智印刷所

發行者

民智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 廣州 北平 武昌 長沙)
民智書局

分售處

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二〇〇至二〇二號)
民智書局

版權所有

時 代 演 進

時 代 演 進

時 代

演 進

時 代

演 進

時 代

演 進

時 代

演 進

時 代

演 進

時 代

演 進

時 代

演 進

時 代

時 代

演 進

時 代

演 進

時 代

時 代 演 進

時 代 演 進

楊序

在一世紀以前，南非洲，澳大利亞，中南美洲在全世界的「文化」生活中，只演了一個不易看出的脚色，中國與西方，也只有理論上和冒險的商業家的運籌。黑洲無限的空間，還祇付與部落巡遊。如果直推到美洲發現以前，地球大部分都互相間隔着，對於全人類生活之總體，都祇各自生息演說，讓崇山大海，沉默地忽視這圓顱方踵們底蠕動和消亡！那時世界政治地理經濟地理（假如我能暫時濫用這一名詞的話），祇不過供人們如鄒衍談天式去憑想像力虛構他們底山海經。假如人類走向更高度的階段——國家間和階級間的衝突都已消滅的社會。甚至以技術特別的發達，使窮冰沍寒的南北極，也聳立參天的高樓，而非洲及北美黑人勝集的「保留地」，不再有 Ghetto 那樣非人的棲所。社會組織雖因分工愈細益趨發達，但決不帶現在國家政治的性質。那時的世界地理學將只作專門人材為開發富源之助，或未來嗜古之士娛老之資，決不為一般人所必需注意的知識。但這門科學，在人類糊塗地把達爾文自然界生存競爭的原則應用到自己組織成的社會，而且競爭既首先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所用的手段之兇酷與殘忍，復開生物界未有之例先的現代，却有非常重疊的意義，竟是必需的常識。帝國主義要宰割一個落後的國家，它必先對該地底人口，資源，地勢及其與隣對的關係，十分精審透澈後再動手。弱小民族要針對着這侵略圖自身的解放，世界輿地的認識，列強間交錯互綜的關係之分析，亦竟為基本的初步準備。特別

是中國，對於這門科學的注意，還只是較輓近的事，疏略膚淺，自不容諱。著者正於此時——日本吞併東三省熱河，列強復競思瓜分的時候，以廿萬言的巨著，提綱挈領，條分縷晰，使國人於世界大勢，得一明瞭的概念，不可謂非出版界之幸了。此書之重要貢獻，非短幅所能盡舉，姑就管見，略述數端。

地理——廣義地說，就是自然——於人類社會之重要，是無可否認的。不過若將它誇張過一定限度，便成了荒謬的學說。近代地理史觀，不但人類對環境的反作用，完全看為被動的，甚至得出許多為帝國主義說法的結論。其中最明目張膽的，如 Ober 教授在政治地理雜誌所發表的文章，有：『我們決不願殖民化亞洲，而只是非洲和南海。這些遼闊地方底民族，還不能避免要一個朋友和導師。……我們要帶給他們以文化，我們用以衣被自身著名的頭等文化。在這樣一種對人類盡責的精神，我們要並不下賤地自私，繼續我們底殖民地政策……』如果這位教授，在剛剛說了「不下賤地自私」之後，便立刻侈談德國如何需要原料和市場，不自覺得難為情；我們再看 Legendre 博士底 *L'Asie Contre l'Europe*，簡直連這點假面子都不講，逕斥黃種人（該書主要是罵中國人）為天生賤種，不配享受文化，不能用白種人相互間所用的手段對付。一種學說，末流之弊，至於此極，我們應有注意的必要。（這樣一本昏書，竟出到七版，國家圖書館特存，德國也有銷路，這位博士其他關於中國的著作，且受法國學院 Academie Française 特獎呢！）

法國十八世紀唯物論者，如孟德斯鳩代表當時流行的人為較精緻的機器的見解，Helvetius 便側重

到氣候底影響。降至德國 Herder 便以爲氣候爲一種「原生力」Ceneische Kraft。地上一切人爲構成之母。英國 Buckle 以爲土地之肥沃與否，決定人口底大小；氣候又決定人口之工作效能。亞洲非洲有肥沃的土壤，而歐洲氣候則更宜於勞動。土壤之肥沃爲靜止的，其發展有一定的界限；而氣候——歐洲對於左右人類勞作的氣候，其動力之發展無窮。另外 Huntington 及其他美國一般學者講人文地文的，許多解釋希臘哲學，意大利藝術，都謂由該地風物氣候之秀美，誕生靈傑。他們基本的弱點，在未嘗正確了解社會與自然間的關係。自然，在產業革命以前，沒有鐵的國家，不會發生資本主義。在人類制馭自然的技術，未達相當高度以前，浩瀚的沙漠，嶮峻的土壤，廣大的森林，會影響到社會組織形態，這是盡人皆知最淺淺的事實。但這最多只能說明初民生活之所以如此，而不能說明其爲什麼如此。至於同一地域，同一人類集體，其社會之歷史的發展，更不能以地理條件爲動力去解釋。因爲自然儘管時時自身在動，而其與人類之關係，比起人類社會自身變革之速度，要永恒得多。反之，同一地理條件，却可因社會生產力之不同，而得到十分相異的作用。例如使用水力風力以代人工，在耶穌紀元前的古代文明社會，已曾知道。而以當時社會一般條件，未達相當程度，不獨未得發展，甚且遭廢置，而現在及將來，以科學技術之進步，煤及煤油，又或有告竭之時，於是用水力風力以推動機器，復被重視。地理史觀者，只看到人是被環境決定的，而沒有看到人也能就他手邊所有的東西，創造自己的歷史。況且地理條件之於人類，正如生理學的機體一樣，以人類控制自然之進步而增加其生活之複雜性與多元性；於人類行

爲，逐漸喪失其決定的重要。但這並不是說它沒有影響，不過這種影響，譬諸地心吸力，在我們走路時，是不必計算在內的，雖程度之高下，大相懸殊（地理條件，在最近的將來，尚決不至退到如地心吸力於人體動作之可忽視），但亦聊說明這一發展底趨勢。著者就逝去五十年的先哲所謂天然的因素爲母親，被動的，生產力的因素爲父親，能動的，作精當的發揮。雖本書爲教本及參考之用，性質不適於原理底討論。而嘗鼎一臠，已足窺著者理論之素養及正確。本書澈頭澈尾，皆用此觀點，以分析各國政治地理之沿革及現勢，當然會高出時下一般的庸俗見解了。

人口過剩，成爲帝國主義侵略落後國家一般的護身符。日本專唱滿蒙爲其第一生命線，也無非利用死去馬爾薩斯荒謬的理論。我們還不需引歐美一些「開明」學者，淚眼婆娑地罵白種人蠻不講理，把地土廣沃人煙稀少的澳美諸洲，緊閉起來，不稍分一點與東洋人噉飯之地；只需舉出日本官方發表的一九三一年鑑中一個小小數字，便可把日本無數狂熱軍國主義者叫囂一世的論據，打得粉碎。從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日本向外移民之數，爲十四萬四千，而同時僑民歸國者，反有十五萬七千。此十年內，兩相抵除，日本海外移民，不唯未曾增加，反減少了一萬三千。（見該年鑑五十四頁。）即以日本素來久謀吞噬的東三省而論，直至九一八事變以前，也只有十萬日本人，而其中鐵路人員，兵士及浪人流娼等佔大多數，假使日本真的人口過剩，怎樣能說明這種現象呢？日本已耕之地，只占全國面積百分之十六，關於耕地廣袤之擴充，生產技術之改良，雖以國多山地，爲一很大障礙，但也決不是不可能的事。據

T. H. King 底計算，縱令日本人口，仍照目前速度增如——至一九六五大約達一萬萬，其本有耕地發開後之出產，仍夠供給。但基本問題，仍在於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使一般農民逐漸貧困化，不特不能改良生產，抑且連維持現狀，也不可得。在同上年鑑，日本五百五十萬農戶，耕地之分配，有如下表：

農戶數 (千為單位) 百分比	不足 半ha	半至 1 ha	1至 2 ha	2至 3 ha	3至 5 ha	5 ha 以上
	1951 35	1885 34	1190 22	321 6	134 2	72 1

以上只是耕地使用之分配，未將地主底土地與佃地主土地耕種的佃農間關係明白指出。其實日本僅管土地使用之分割，如此其細碎，而土地所有集中底現象，正伴着這樣細碎分割底趨勢向前發展。從本世紀初年到現在，各階層的勞動農民，百分數之變動，有如下表：

自耕農	三三・三%	三一・二%
自耕農地佃農	四六%	四一・一%
純佃農	二〇・七%	二七・七%

二十餘年間，佃農數目從百分之二〇・七，增至二七・七，即比原有多三分之一。

農民破產的狀況，在此也可見一斑。若比較日本近數十年對工業投資之多，農業投資之少，更證明

了農民改革生產之無力。日本糧食問題之所以成問題之癥結就在於此。著者指出日本人口問題，基於其現存的生產關係上面。他如意大利人口過剩，并非人口過剩，實為勞動力之過剩，（直到現在，意大利還獎勵生育）。其他各國人口問題，莫不用此觀點，以為事實之發揮。這頗足以關帝國主義者無賴之藉口，而使殖民地中作解放運動者，於社會條件與反帝國主義的關係，更多一層深刻的認識。

上面只大略舉出兩點關於理論的討論。此書底編製，不機械分洲敘述，而注意其有機的配合。在總論中關於世界資源底分佈，國際交通和貿易數章，洋洋灑灑，把戰後各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之爭奪及其勢力之消長。窮源竟委，特別表顯：作者組織材料取精用宏的能力。分論底各章，於歷史的追溯，現勢的羅列，各國間交互的矛盾和影響，下逮重要的生產方式及分佈，軍事險阻的描述。使我們感覺得我們所要知道的東西，都本末具備，而又無縷述山脈河流等如時下教科書底鉅釘。即作者每一插圖，都有特殊意義，絕非泛泛下筆。尤其是他注意整個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動的關係，使事實的描摹，變作了『鬥爭的武器』，看了本書之後，不但是增進了一般地理的常識，而且會增加對於國際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力。例如不透澈美英帝國主義間之角鬥，便不了解為什麼中南美洲國家常是發生軍閥底政變。不於非洲地勢富源及歷史，有相當的認識，便難明瞭法英意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如此簡當的篇幅，包舉這樣豐富而正確的內容；以流利的筆尖，鎔寫這樣多乾燥的材料，據我淺陋的見聞，便在英德法文此類書籍中，也很難能。著者寫此書時，除統計年報之類而外，參考書籍，不下百餘種，而中國一章，還要等到回國再寫

，可見他態度底矜慎。這本書底價值，自無須浮詞揄揚。讀陋的我，此學又非專門，居然敢不自慚而佛頭着糞者，一則他此書前後經過，及他舟車所屆手不釋卷的精神，都爲我親見。此書脫稿付印前，我又有機會快讀一遍。二則共同流浪在「沒落的西方」，時時眷懷着火熱水深土崩瓦解中而又拚力掙扎要新生的祖國。而著者竟翩然將歸，彼此都感到蒼茫，寫此聊當贈別。這也恐怕是著者叫我寫這序言的原意吧？

三三，九，五楊先塤於奧京。

